

# 日本野史

和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五九〇	二〇〇	三〇〇	二〇〇

內閣文庫			和書
類	號	冊	函
五九〇	二〇〇	三〇〇	二〇〇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5190
冊數	200(193)	
函號	139	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red ink, possibly a date or signature.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black ink, possibly a date or signature.



野史卷二百八十三



外國列傳第二

明中

町田久成獻納之章

源忠彥 修

淺草文庫

文祿元年當彼万曆二十年四月豐臣秀吉大率入  
朝鮮、一國王李昭慶飛報乞援日夜紛紜上下驚  
愕謂日本犯朝鮮窺中國二百年未所見聞者計  
當後之莫知所出時暹羅夷使在京自願出兵刺日  
本以事聞至大行於兩廣總督号選一能事官負与

原五并夷使同往彼国宣諭巡撫蕭疾流為暹羅居  
極西与鎮南相對日本極東与吳越相對約去万午  
餘里而界其中者有安南占城滿喇伽呂宋琉球等  
國欲其越人之國而為中國初刀甚難近舟師所往  
先之廉留瓊高繼之香山東覓廣州惠潮連干漳福  
台寧而後抵日本中華靡麗無一不歷被其奉檄而  
未勢惟禁之昔狼士兵所通為據况暹羅哉至遂復  
時後北者東明石星也云兩朝年五月命將出師後  
朝鮮而西夏方用兵日本大人朝鮮教告急朝鮮王  
走及州王子就俘且暮渡鴨係則警且中干遠東協

援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為藩籬必爭之地  
遣行人入薜藩諭其王臣彼物言天兵十万已環甲  
方檄海外琉球暹羅諸國揭日本地明改遼東巡按  
使李時亨遠陽州守道荊州俊受命先亮游擊史儒  
算以偏師訪夷州已遣遠陽副總兵視取州統兵三  
千餘渡鴨係赴援明改統率取州至夷州史儒以去  
軍為先鋒取州乃遠尤勇將累占北虜戰有功是行  
謂日本必不取至嘉山向倭俘曰平壤敵無乃已至  
耶曰尚在取州奉酒仰天祝之曰是天必使我成殊  
勳也時七月平壤錄作十五日皇明實記進次安定  
十六日大平紀作十八日

館取州并所統皆遼東馬君未得地利亦不知攻戰  
之術且天時臨兩山水暴流馬障久蹄爛一登破嶺  
呈化不裂我又以逸待勞官未定十九日夜十四行  
長崗之進攻安定館明兵迎戰于七星門城內路狹  
多委巷馬蹄不可展我仰旗用鉞則馬皆鬼頭獅面  
悉籠氣殺馬驚而奔逸陷陣中不得起取州尋論士  
卸甲下騎泥路滑一墜崖塔穿入矧田中行長麾兵  
亂斃烏銃揮劍逼及之史儒中九即斃三千兵擲充  
者餘十人取州僅以身免適順安甫川夜至安州城  
外立馬呼取官朴彥侯曰吾軍今日多殺賊不幸史

遊擊備北天時又不利大雨泥濘不能撼賊多添兵  
更進耳信汝宰相毋勤浮橋亦不可撤言畢馳渡兩  
江駐軍於控江亭蓋取州戰敗北脚恐敵追與欲前  
阻二江故疾急此此其白控江二日霖雨諸軍露死  
野外衣甲區信感取州已而逃還遼東 **德松錄** 報  
至朝野震慄國都戒嚴諸上壹某天津旅順淮陽所  
在添募設防 皇明 行長檄朝鮮有群羊放一虎之語  
邑言且暮涉鴨綠州人皆荷擔而立明聞邑息上  
下震駭大司馬石星復寧夏未平倭有事遼左殆罹  
干奔命雖歎之長不及馬陵故江而戰非完策也於

是欲借亦行事乃募能使我師者於是游客阮惟敬  
講清往宣諭惟敬本亡賴客游北京狡獪薄行与吳快  
妓陣沃如密通片如有僕鄭四後更名曰徑海島中  
左封与久既還为妓館隸惟敬陽遊就鄭四刺取我  
國事乃欲降會以樹功射利人中大言我能知倭情  
而惟敬少信日本後乱人樹脚保又喜譚日本司馬  
一聞朝鮮警方博未群畫遠妾父表茂遊片如所遇  
惟敬意气慨慷薦之司馬召与浩大悦及取州败回  
遣惟敬通日本惟敬妻重賞以往司馬许诺惟敬遂  
認唱为妻寄室日与而携教千金市璪衣玉带花幣

行司馬假遊掌將軍号出返八月既至順安馳昏日  
本將以主音詰問朝鮮有何虧負於日本、！如何  
擅興佈旅行長返昏日面語畢而譏事矣我与明勤  
合船绝久矢故我大王雖亦和親累年朝鮮不忘故  
大王勃怒起兵今呈下款结文此昇平之基也速報  
明王令官使来吾知何幸過焉 **行長以下擬大**  
草粹至且残毒甚人、喘恐莫敢有窺我營者惟敬  
以黃袱裹昏役家丁一人背負騎馬直馳由至通門  
而入行長見其昏即回報求面見譏事惟敬將往人  
皆危之多勸止者惟敬笑曰彼焉能害我也從三四

家丁未行長及常毛智僧云獲尋盛陳兵威出會于  
城北十里外降福山下明兵登大興山頭望我軍甚  
多銳戟如雪惟放下馬入我陣中兵卒四面圍繞疑  
被拘執日暮惟放還我兵返之甚恭翌日行長遣昏  
致問且曰大人在白及中顏色不變雖日本人無以  
加焉惟故答曰爾不問唐朝有郭令公有手舉騎人  
回仇万軍中曾不畏填吾何畏爾也回曰竹曰吾故  
報聖皇書有处方以立十日為朝爾與母得出不壞  
西北十里捨掠朝鮮人母入十里內吾我謝乃於地  
界立木為禁標總志錄  
逸史

○朝鮮太平記云是時行長返昏曰我絕聘者久  
矣敵年計和議於朝鮮不心故今起兵視威惟時敵  
閣下未平壞矣兩國復曰規之北平柳閣下  
歷輯秦遣使於日本以為和親之驗則幸莫大焉  
若見許使者則相待者以立旬為期若又候期者  
則殆留我諸將於朝鮮城中伏乞亮察誠恐頓首  
贈鎧鉞胄了鞬單刀長劍各一矢十惟敬悅之札  
鳥銃明日又饋鳥銃  
惟敬報命祁城度其作一意用兵梓少司馬未忘昌  
以節御史任略朝鮮忘昌為人沉毅有器畧先巡撫

山東即存心也務顯<sup>頭</sup>海防事且立事不報又顯海防  
要略大意謂日本精形已著而春訊不可不豫為之  
防周進選將傑兵積粟三策仍督造軍器大革分機  
沿海明兵畫策設防一時錯愕以為過計及是時中  
外向、部顯選賞有能恢彼朝鮮者賞銀萬兩封伯  
爵世襲年始欽版曰宋公科敵何神也干是始廷推  
持簡徑略征敵 志昌才名初著石星聞其術產  
熟日本又見其有沿海險要因玩特薦奉之迨交年  
方款建明石星聽推故游說而封貢之議遂起平壤  
錄宋志昌請以李如松為提督兵曹即劉黃裳表黃

為贊畫移檄四鎮修墩堡益戍兵督造軍大器械方  
布海口以九月二十六日出款門平壤錄石星以惟  
敬可仇後急赴軍前請全行間貞元志昌抵山海關  
以徵個未集而如松亦未至曰謬借惟敬摩我西向  
如松分兵為三場中如楊元亮如李如柏右如張世  
爵吳惟忠領三千南兵略高志王必迎尋屬右提兵  
五萬人 以十月二十七日出海關紀律嚴明  
軍容肅整總督郝永觴志昌於如進退謂黃裳曰方  
大而不疎真徑略也無何石星惑惟敬言使往茂封  
惟敬奉部咨詢見志昌于遼陽志昌謂曰倭求封貢



身宜早辭向闕何敢破朝鮮以要我、奉命封之惟  
知有戰耳汝往見彼必亦封貢者宜早還朝鮮一國  
全軍退釜山聽命具表稱我者為請今復止還平壤  
是以計後我師也有戰而已汝善保看領無寸寸惟  
敬唯、而志昌計日本自破朝鮮張甚不一大創  
之無施而可於是率軍出關由廣寧抵遼陽而朝鮮  
王位進兵使者絡繹不絕志昌謂其使者曰我師如  
凡兩朝濟江而夕破賊必矣願仰行糧徑江以西則  
我給餉江以東則爾給餉必倍五萬人必支三月固  
王许诺是時松高未至有建議者以卑寡不敵為

憂氣進兵心破以松君心志昌毅笑不為動乃出秘  
造火箭射大毒大藥將士于原試之靡不神驗曰以  
此禦敵何慮不勝軍心乃安 行長在平壤欽兵  
不勤既而過丑十日惟敬不至行長怒色言歲時將  
飲馬鴨休紅自城中出迎者皆言故大修攻城之具  
人以益悞十二月初惟敬又至入城中百數日更相  
約盟而志昌所言不傳 總志錄八日如松始至遼陽進  
徇志昌曰傳特卑止憚眇我國中非敵無以示威惟  
大將軍無以克敵今苟糧已充將士已集而火藥器  
城備俱且神惟大將軍乘西勝徐成一殲滅之如松避

席起曰如松世受國恩况承鴻庇敢不惟命會惟故  
至自我官報曰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  
如昌怒叱曰賊亡無日何敢以慢詞欺我唱令緝打  
一自將逐誅之如松黃裳以推故石星所遣殺之恐  
以不知敗事乃為為之請乃弗殺屬如松拘置諸標  
營十六日 庚辰 二月 十五日誓仰渡鴨綠江願示軍律三  
十二條一軍肅然會欽賞銀十萬兩迨至歡色徹天  
志昌宣上德意蓋切感奮至刻禡牙于庭揖如松舉  
觴再拜曰破倭後國責在大將軍矣攻觴三副將曰  
勳樹鴻代以報主恩又進諸將士曰前有所賞後有

軍律幸各勦回於是皆叩謝辭去二十二日後軍始  
發遼陽平壤錄初行長收糧人金順良等四十餘人  
為間諜四出探聽虜中動靜立馳報於是柳成堯因  
事執順良鞠而得笑一時逮捕無悅者故明膏既至  
而我師不知焉 二年正月朔如松先到安州城南  
是日夕韓人柳成堯見軍後頭詩於前曰提兵星夜  
渡江于為說三韓國未安明日懸旌節報徵臣夜  
親酒杯歡春未殺氣心猶壯此云妖骨骨已寒傳矢  
敢言小勝算夢中常憶跨征鞍而使副總兵查大受  
先抵順安始報言和議如約以推故止至行長大悅

儒玄撰賦詩曰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  
嘉氣忽消衰外可乾坤春早大平花行長乃遣牙將  
逸見好信領二十餘人出迎惟放干順安大受誘可  
飲酒伏起假寐之擒好官斬戮七人級盡三人逸馳  
飯行長始駭遣小西女語如松、慰解還西以  
下逸史如松已到青寧館日暮方下營做飯報至如  
松驚乃鳴絃即以教騎赴傾安諸部陸續進瓮錄德志  
六日如松督師至平壤、川之当地也東有大同江  
北皆山也遠二里許有牡丹臺、側築柵而為倚角  
如松揚元張世爵進兵先攻之守兵能拒之如松使

吳惟忠守牡丹臺其餘皆向平壤禮部行長始覓分  
兵登輝七日太閤記師攻平壤韓將李適金志瑞門  
干舍越門城兵望拒節之是夜斫李如柏營而不利  
八日回合特缺東面如松自小西門如柏自大西門  
吳惟忠賂高志自北門祖承訓自南門我以易韓兵  
也承訓軍流韓裝不敢行長督軍拒于小西門前列  
星紅白旗穿小孔銃後孔中出如虎負嶋莫仰礮如  
松乃遙指投布鉄蒺藜敵軍暗沒虎踞尋砲而列  
兵守之放大砲火箭砲震地敵十里山嶽皆動火  
箭有空如鐵烟氣敵天如松拔北士族鉤梯直上我

兵方窮力此耗南面不備承州乃卸裝露明甲因薄  
而登城中大驚急領兵捍拒刀架下重城墻如帽色  
如松及尚志惟忠尋率親兵踐附登城前者墜後者  
什三向高噴火器五炮相炮散空我兵殊死苦戰刀  
撓退保牙城斬殺焚燒死者甚衆如松麾諸部薄壁  
鏡前亂瓦膏如表的北偏者多日既哺如松率軍  
於城外朝鮮王報疏隔火炮燭天穢則十里而行長  
埃成兵夜戢卑臨水度江失竟山寨味飛如松競登  
而莫兵一人大悔遂分兵追之不及  
錄 國史實錄平壤  
適李鑑巡邊使更以李賓代之平壤之戰明兵從普

通門而入鑑及志瑞尋從舍鉢門而入及收兵皆退  
北城外夜行長適玄明朝始覓如松答韓兵不警守  
使敵適玄而不知於是明將曾往來順安与蕙相契  
者爭言鑑北將皆獨李蕙可如松具狀以聞王昭使  
人問鑑罪欲行軍法良久疑釋之吏以蕙代鑑選兵  
三千後如松而南  
錄 愆 秘  
十八日復遣如柏率兵追蕙  
及開城奮擊得首百七十八級  
實 紀 作 百  
朝鮮即縣  
如平壤蕙梅京畿江原四道惟咸鏡遠在一隅尚未  
平而昌科平壤既破則其勢孤固可先志奪也  
也行次  
江沿遣馮仲舉以利害說之守將加藤清正不能自

○御記

决會開城失守之王京而蕙州中和鳳山等皆望風  
並趨保王京為朝鮮都會左江原右蕙梅南全羅東  
慶尚等願秘有天險而明師既運勝有輕我心皇明  
定北平壞錄如松欲追尾留成亮曰大軍方前進而  
前路無糧中使改既為大臣多念國事不可憚所宜  
急行准備軍糧勿致疎誤成亮辭出明時先鋒已過  
大川江而南氣橋塞路不可行成亮委曲疾行出軍  
前夜入中和至蕙州已三鼓矣時我兵新退一路荒  
虛人民未集計無所出急移于大蕙海並司柳永慶  
使之催運又移文平安並司李元翼調亮金志瑞等

所率軍人之不堪戰陣者自平壤負戴迤邐送至黃  
州又令船運平安道三縣之穀從青亮浦詢運於黃  
海道事非預辦臨時猝急而大軍隨至恐乞軍興為  
之勞心焦思永憂頗有備峙畏敵散置山谷間居民  
輸至沿途不至闕乏既而大軍入開城府時十九日  
也徵秘如松窺王京之動止而欲決戰亮問謀覘之  
有限通事看謂如松曰日本勇士指擡平壤王京惟  
草莽孱卒瑣甲不足怖大功之成也決矣如松信之  
駐南兵令將回城而進兵以高昇孫守康祖承訓等  
二万為前鋒以韓兵為後拒二十四日抵臨津豐臣  
家瑞

會冰半津 初成竟隔牛峯縣令李希憲令邑民斂而人採葛末  
會臨津口乃建兩柱於南北岸偃一橫木於其內曳  
渡葛大個十五條於江面偃橫木於兩頭葛繩羊凡  
水中與皆得後費人刀無益成竟又命役丁千餘  
人各運木長二三尺許貫穿葛繩極力回斲斂固  
相支起排雙恰如獅齒於足十五條巨個恣隨偏高  
張儼笑如一大橋多川細柳鋪之覆以巾作土橋輿  
鞭馬度為太平是日我師疑韓民為內應且忿平壤  
之敗及殺京城申氏庶焚燒公私園舍殆盡而西路

州北之師皆奮京城謀拒備如松進到城州太平記  
二十八日太平記作二十七日 副總兵查大受與韓  
將高彥伯領兵數百先行偵探身立花常茂園中相  
過於碧蹄館馱南礪石嶺情擊敗退如松聞之引眾  
丁二三千馳赴之過惠陰嶺馬蹶墜地其下其杖起  
之時小早川隆景陣于礪石嶺後唯斂而兵在嶺上  
如松望之揮兵作兩翼而前實記作如松往至碧蹄  
錄作我師 敵亦自嶺而下漸相逼師從山後遠上山  
十萬圍之 幾方餘明兵望之心懼而已接又不可解時如松所  
領營北騎無火器唯持短斂斂者師用步兵及箭三

四尺精利無比可之突闕尤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敵  
當此鋒有會戰甚困彼已至午平壤錄作隆景兵鋒  
甚銳如松殆危指揮李有昇死護及政亮中鈞逆為  
殺友解如柏李寧等乃益進推大營前軍已敗死傷  
甚多會揚元後兵至竹童固如松併力進戰隆景宗  
茂戮力奮勵遂大敗如松墜馬墜景士井上春忠識  
其為將盤騎而追太平紀云欲相攻而擊之明兵自  
徐攢萃枚之令上騎阮走騎兵亦多表天且兩近王  
京平地俱縮哇冰解泥深騎不得聘師背嶽小面撲  
水連珠有布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連堯明兵屬設開

城川者多死之殆万餘豐臣 辰播 平日暮如松還城  
雖臨其敗而神氣但甚夜以承丁親信有戰死痛矣  
明日欲退軍東坡金牟元李黃等固爭更進如松曰  
死此未收多殺敵但此北泥障不便於駐軍耳二月  
雨霖不止張世壽尤勸如松退兵以或固爭責以大  
節以足蹴藪叱退色色俱勵作志曰塔退策馬而去  
飯用城府時雷兩日久且敵燒道迫逼山皆兀兀無  
蒿料直以馬夜數日尙倒須者殆將万匹色文先  
是有為十不勝之說者謂中寡強弱既殊而主客勞  
逸迥別宜從封諫庶可以收瓦攻之功不笑勝則中

杞有違異之嫌敗則禍且不測此蓋迎合凡音也志  
冒曰吾知為國何暇身回且肥水赤壁豈在多寡言  
者慚乃以東阮送杞府而推故後于石星處嗚嗚不  
已遂將陳璘之兵調守薊鎮李承勛之兵調守山東  
而胤茂之兵遣還浙江平城師遣人于順天謂曰師  
在王京系二十萬自航海至每日上下驚懼志冒  
急檄劉傑陳璘水陸兩師神宗益發尚金二十萬兩  
依軍興於是如松方留李寧祖承勛等以万卒駐關  
城命楊元等軍據把大同口樓餉道如相尋軍至山  
插必為色後盃大受尋軍臨津韓鬻于東坡而身自

東西調度焚竟山寨竟山官者在王京朝鮮二百年  
祖賦之所入盡積于此守善多亦宗松之密遣盃大  
受如梅威金尋卒死士夜往後間道縱火焚蕩殆盡  
豐后京僧如松以勇武善戰有右推子牙一平壤之  
戰以知儀給我出不意故得捷氣力益驕至是一敗  
塗地始知我師之豪健甲兵之犀利皆曼鞅其國但  
搭神位吹古咬指無後人色乃馳使志天府林疾請  
代柳成竟辱遣人回城清進兵如松志曰天爵路乾  
則當進竟無翻志及加藤清正及王京明人訛傳情  
正將自咸興踰陽德孟山袁平壤如松嘗有北還意



意未符其機則此言驚愕曰平壤乃根<sup>本</sup>若不守  
大兵無敵路不可不救即揚報曰平壤留王必守  
用城獨接伴使李德馨曰朝鮮之軍勢孤無援宜志  
思以北是時全羅巡察使權慄在高陽幸州巡使  
李蕙在坡州高彥伯李時吉等在麟蹄嶺元帥金命  
元化臨津南如松為敵所棄命之時成亮在東坡  
遣人陳其不可退軍軍事固爭之如松然而獨去  
<sup>逸史</sup>權慄敗敵于幸州移軍坡州先是慄以光州  
<sup>秘錄</sup>牧使代李浣為巡察使卒兵勤王懲李浣尋野戰而  
敗至水原松茂城山城敵不敢攻乃聞明兵將入京

城渡江陣于幸州山城至是師<sup>從</sup>王京大出攻之軍  
中洵懼敵散而口水在後無去路不得已還力戰矢  
雨下師分為三隊迭進皆敗會日暮師還入京城<sup>懲</sup>  
錄師於京城已二年餘餉所殺千里蕭然百姓不得  
耕種餓莩殆盡前副守南宮嬭為監賑官取松葉為  
屑每松葉十分合米屑一合投水以飲之人多穀少  
所估無幾明悔亦哀之自今所食軍糧三十百賑給  
而不能及一又日夜霜而飢民哀吟呻楚大抵自京  
城至南邊師獲費時方四月人民皆登山入谷無一  
種麥之處使師更數月不返則生類不矣  
<sup>錄</sup><sup>懲</sup><sup>秘</sup>始行

長茂成和如松健平振鋒銳芒同惟故不復問如俄  
購戰同城勢如破竹全羅韓兵亦報獲後不復問疑  
及碧蹄破賊氣大索久頓師飽城海氣蒸濕瘧疾盛  
**急行**回休息信局于呈惟故款陳始用而師旬禮終  
卑生惡瘴閉明人堯虛傳尋砲及取車引江上声向  
張行長最心所恩飯惟故古瑞靡、可聽回併乘檄  
張翁而封貞之議自此起志局既得請于明主赦不  
窮追且得行長報惟故昏乃益令游擊固弘僕全惟  
故教知事史記明實記惟故復入京赦見行長申前茂約  
以七事行長及元師三奉行不辱善受約惟故歎因

百出行長尋寸心聽劍惟故与石星密議遣監生徐  
一貫生負謝用梓千行長言而方論之而惟故請行  
長先撤王京兵以為信誦悔劍強信之豐臣家四月  
七日如松卒兵自平壤還同城先是金千鎰陣中有  
李蓋忠者自清入京探候敵情得見二王子及長湍  
君黃廷或尋還言彼有禮和意云錄**懲秘**十八日備將  
縱火王京乘船撤兵而逃如松聞而心卻稍定進兵  
二十日入王京如松館於小公主宅城中遺民百不  
一存其存者皆飢羸疲困面色如鬼日氣烘焚人死  
及馬死者處、暴露臭穢隘城宗廟三闕及鐘樓各

司信字在大街以此看滿矣唯餘灰燼而已小公主  
宅布衣亦所止故見遺云德受錄

○今按皇明實紀云如松与志昂人所餘米尚四  
万餘苞芻莖稱足矣与譜各不合又以大兵臨漠  
江尾師後計棄間掌馘而師步一為管用介香  
休逃法以選別將劉使師兵五千趨尚州烏嶺唐  
直七千餘里懸崖鏖削中通一遁如視灌木叢雜  
騎不得成列我尚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取刊尋  
錄一道踰塊山出烏嶺後仰擊却之  
如松入城仰成竟謂和好非計屢極言之如松陽許

可於是見如松請尾擊為如松曰是護我心但奉漢  
江無舟成竟須具戰艦乃賊之虞江以清如松不得  
已使如柏率兵万餘往平濟如柏統族作四障

**遼史**

五月如松追蹙師至喇慶而回志昂始亮牌文於  
如松使之追我時師云已數十日志昂恐人議已從  
師不追故作如此奉止以平之其實畏我不敢進而  
回師在途後、而去或止或行明兵之在沿途者皆  
左右屏迹無敢出者師退屯於海邊自蔚山西至浦  
至東某金海熊川巨南着尾相連凡十六屯皆依山  
憑海築城掘塹為久領之并不肯脫海明師又使四

川德兵劉使平福建西蜀南蠻等處召募兵五千延  
出此星州八苦吳惟志化善山鳳侯李寧祀承州葛  
逢夏屯居昌駱尚志王必迎化州四面張疑兵相  
持不進糧餉取乏而剛踐故陝阻敵給諸陣民力疲  
困懋又微涸全羅水兵龜舩分布奎山海口而明  
主詢朝鮮王還都王章整師自守鎮兵各久疲海外  
以次撤飯志昌疏柁奎山雖頗南海猶朝鮮境有如  
日本觀吾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切且棄  
是月惟故与謝用梓徐一貫俱抵那古耶拜謁  
自秀吉豐臣本譜秀吉賜暇投昏於神宗曰和親不

傷則我何詢盟如然則以神宗女備我 天朝后妃  
又兩國交兵連年故不致動合方今和議成必可致  
為使重臣送修盟去年而未使驍將鐵騎征朝鮮屬  
其都邑被戮群生今貴邦徑我言則致李昭罪割八  
道授手於昭其手我領為送朝鮮王子大臣于我為  
質貴邦以此言心勿仿依去年清正所孺二王子回  
惟收哀請放還為朝鮮大臣亟載盟昏乃發刀白金  
千枚太平記作夜二十衰珍三十領于二使自金立  
百枚珍三十金製扇夫刀千惟故從信賜物有差三大  
川志 六月送故朝鮮二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及宰臣

黃進或苦赫等 皇明史記 而師遺惟故敵報而一而  
進回晉州邑言報而年戰敗又怨蓋壬辰年圍晉州  
牧使金時欽禦之不克而逃故云笑也八日而城陷  
牧使徐礼元判官成守環偕使金十鎰本道兵使  
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等兵後仇將高從厚等皆死  
軍民死者六万余人牛馬雞犬不遺仰皆夷城填壕  
堙井<sup>刊</sup>利木以快前憤矣六月二十八日也初明剛我  
師南下運下年督搆將追蹙元仲金奔元迎率推標  
以下兵皆聚於豆亭驛但於幸州之捷欲渡歧江前  
進新再祐高彦伯曰敵勢方盛吾軍多烏合堪戰者

少前頭又無糧餉不可駐進他人依違而已李贊從  
事成好善驥而不曉事奮臂責滿將逗留与權標後  
合逐迤以至咸安城空無所符誦軍食乏搗青柳矣  
以食重後關心矣明日諜報敵往金海大至宰或言  
守咸安或言退守昌津紛紜不決既而剛砲著人人  
自懼爭出城墮焉孺死者多還渡昌津望師徑水  
陸進敵野塞川宿將各自散去權標金年元李贊崔  
進等先向全羅道惟金十鎰崔慶會黃進等入晉州  
師隨至回之徐礼元成守環以唐將支持善使負父  
在尚州閉師向本州狼狽而還俟六旬矣州城水回

面城隍土辰移東面下就平地至是師立飛樓八座  
俯瞰城中川竹林作大束環列自蔽以防矢石從其  
內築鳥銃如兩城兵不敢露頭又于鎰所率皆京城  
市井之後于鎰又不識兵事而自用太甚且素惡徐  
禮元主客相猜與令亦違是以甚敗惟黃進守東城  
敵戰敵日為悉九所中死年襁氣外援且不至這天  
兩城據師現附而登城中方未荊投石極力擊之師  
氣却于鎰軍守北門意城已陷先饋師在山上望軍  
饋一雅而登滿軍大亂于鎰在真石樓下在慶會瑋  
手補天卦江死軍民俯視者僅數人而已自折交記

以來人死未有如此戰之甚者明主以于鎰死至此  
贈又以權懦敵戰不畏懦代命元為元仲劉能開晉  
州陷自八官馳至汝川惟忠自鳳侯至中侯以獲右  
道師亦遇奎山邑言行如後成乃航海太平紀是月  
推教敵奎山同小西如安未請款而師犯咸安攻晉  
州逼全羅邑後漢口以南以王京漢口為界如松計  
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或作查大  
受阮南原祖承州李寧移南陽劉提移陝州師方侵  
客並有新獲兵科獻給事中張輔之謂故聚奎山原  
祥選傍中朝撤兵因斷送無故請款小人情今祥犯

晋州情形悉露在而制征勦遼鎮郭初失銷燬亦報  
欵貢不可駐許奮仰移西生浦返回王子陪臣而軍  
久暴露一則擬勢雖又羈志冒乃晴苗成全羅慶尚  
云是時石星一意主款伐撤兵者餉而志冒以死兵  
無功成亦願借日本還地但因膠依違其間然第日  
本多休每陳兵種盡撤伏隱事疑而譯言欵局奏瑞  
前後異同終無堅決皇明實記如松石惟故遺責我屬晉  
州惟故即劉奎山謂行長浩之行長曰汝雖謂和議  
而明使薦入朝鮮張成是非欺罔也因是惟故復入  
明屢運和議書曰亦謂志冒念朝鮮為中國吃緊屏

藩朝鮮安則中國四鎮可恃無恐撤副將劉從賢兵  
一万六千防海全慶要害又選韓兵精壯者數万令  
繼取習例係使韓兵斷英明兵斷法移王子光海召  
出鎮重地設險隘謹付埃為禦外之策用員能均徭  
役為安內之政方苦心興奉間會尚昏石星一力茂  
封移文撤防志冒回咨謂官可罷防兵必不可撤豈  
持不允回上填留撤敵任權一疏上本兵不悅無  
何逐罷志冒而以顧養廉代任養廉驍度甚塔多賊  
略有文武才欲備兵大率撤任而未得惟故一面詰  
和議事這指揮胡氏密抄送行長年昏見有和親字

疑之以問徐謝兩生惟故初所諱故劬僕唐事兩生  
諱之云是表沼息爭即如親也養謙痛戒入節勿言  
二字平城惟故扶小西如步持鬪自昏而既明疑其  
昏非出於鬪自行長尋詐為之又惟故終至而晉州  
見陷納款之意不悅留如步於遼東久不報如和及  
諸將皆還去惟劉健吳惟志王必迪等萬餘兵駐割  
八莒而中外仇甚且困於饋運死弱稱溝壑壯者為  
盜賊童以病疲死亡殆尽至又子夫婦相食暴骨如  
莽非我健軍不耐八莒移屯南原又自南原還王城  
留旬餘遂逃西云而我師尚屯田奎山人心恐懼

迨如松引去金侍郎為賦詩云閉道將軍捲甲還  
定知和代是外間朝廷若有班師卒不獨膺之羞亦  
寒錄潘質顧養謙至遼東遣參將胡尺以割付未敢  
朝鮮群臣今日本請封貢比句踐令執仇言倭倭子  
百尺在館三月餘不決王胎愈難之成亮時以病在  
告啓曰請封我固不可惟多詳具近日事情則以聽  
中朝所置屢啓乃允於是陳奏使許頊去錄顧養  
謙為徑略韓人所建言太閏乞降乞諒和平又胡尺  
所奉行長玄獲通朝鮮之不同委各以報明徐一貫  
謝用梓爰惟故略由其言而意不足故以養謙所討為



不能其任罷其職令侍郎原鑄代之鑄久臣持重焉  
此時亦不信惟敢言後遣人以其言詰問行長、  
無異辭乃具揭到兵部石星回行長聽命核令惟敢  
催如安哥入都如松師改正迺惟敢携重飯十件五  
條七及七布四十種往送行長如松矢曰日本方寒  
今給以此所謂養致賞盜也蓋惟敢再入日本言不  
止貨物带去昏藉有大明一統志大則官別武臣七  
昏悉以遺之及回私受日本旗五百千總徐璋得去  
一送如松搜不獲之即欲誅惟敢以石星委用乃告  
鑄詔其受被故惟敢以游言自解款之平壤錄三年

五月周王臣錫爵上疏十二款五、一備日本處曰  
今天下爭泆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日本  
而在虜日本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叙之策不在款  
與戰而在備備之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五明  
屢後日本封貢而德督疏請貢封並許命九卿科道  
會後先是惟敢飯自日本言即有和親之說危曰和  
好親密後制郎中何喬遠哥念請罷封至是俗事中  
林材參督臣明敷御史唐一鵬參李如松同封崇而  
遼鎮劾御史韓取善疏日本情未定請封貢並絕石  
星亦張皇恐劇白不能就羈十一月三日我師見

如安信不同情正後矣兵搶安康此時明兵一千獨  
在慶州手撤前之往被敵誘入漢地伏死者三  
百餘人後化慶州不敢棄先是九月朝鮮疏請許貢  
保國州主始切責群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追  
褫御史郭實等下年孫鑄、、差人伴送我使入都  
石星喜視行年道以厚禮接迎十二月七日如安抵  
國都石星親造客館盛設供帳敬待如王公密諭已  
意清屈情先舉引以厚賂如安竹笑聽之十一日詣  
鳴爐寺習禮十四日朝見畢會同多官赴東闕西伏  
給筆札責令親畚三事一曰釜山乞與准封後一人

不敢留位朝鮮又不留升馬速回國二曰封外不許  
別求貢市三曰修好朝鮮共為屬國不得後肆侵犯  
如安當時一、親畚聽從十七日司禮大監張誠傳  
奉諭旨覽御尋所同條款認識彼使之言及使者回  
稱之詞猶未詳確速表請封必須盡得其情平秀吉  
為何起兵侵掠朝鮮及至戰敗尚拒釜山不退今又  
差使上表乞封豈可輕率不細加詳審成傷蓄決都  
詳議封名先遣二官一詢彼行長不許留住釜山日  
本盡數退還本國一人不許留住軍屯房屋不行燒  
燬一詢朝鮮待殺日本盡數退還回奏未御尋可于內

意士當非  
意王不戰吞益  
昏亂之誤

國將小西飛還<sup>驛</sup>在右國會日文武及科道尋官令通  
曉表詣通事書面研加詰問既審情偽計盟永無他  
變來說二十日右星使會集內閣大學士諸士尋  
定國公徐文壁吏部尚書孫丕揚及科道官俱集  
國將如安請封始末情由備細研逐一登答一問朝  
鮮呈恭順屬國爾爾白上年何故侵犯如安答曰日  
求本封曾教朝鮮代請朝鮮隱情騙了三年又騙日  
本人未救困此舉兵又同朝鮮告急師救援唯合既  
順如何抗拒有平壤碧蹄之意士我兵住平壤要水  
封餉款大朝並無敢犯之意士辰歲七月十五夜見

兵馬殺平壤無吝接應及八月二十九日行長万沅  
遊擊相會約退讓平壤不期大朝不信去年正月初  
六進兵攻城傷殺行長兵甚衆碧蹄亦是大兵追殺  
死傷我兵亦多退王京又問從未回何退還王京送  
回王子陪臣答一則聽侃遊擊准封言語又說大兵  
七十萬已到因此星夜退兵送還王子陪臣併將七  
道送還大朝又問既退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以承  
封如何又犯平洲答平洲原係朝鮮人云日本相遇  
清正吉長兵馬殺了因此相殺後見大兵即使還去  
又向平原呈言求貢本部回平復犯平洲情形友

形覆故許封不許貢既許爾封即與國待命如何  
又運糧蓋房久化釜山不玄答已前原封貢並飛日  
天朝不肯與自行長未信唯是求封好了又運糧蓋  
房俱各守候大使並無他求大使一差後不皆燒燬  
又問原約三事各從方封爾當傳行長尋即令日本  
戶盡玄房屋悉燬不復犯朝鮮不別求貢市爾能保  
爾自行長盡從否答行長有稟帖上孫總督云一一  
聽命不敢有違此係大事秀吉有命行長、、有年  
小的方敢如此封答定無反覆又問爾尋雖一時遵  
至於日久能保永無他變否爾當封此訂盟立誓方

有請封如安誓曰大朝問的言語小西飛驒守藤原  
如俺答的說話如有一字虛說與自行長如安  
尋俱各不得善終子孫不得昌盛蒼天在上釜山之誓  
之又問爾前云朝鮮一時代奏彼豈不後爾犯答信  
長者塞國王不好因為新將明智被殺見今與白豐  
臣秀吉時為根津守率行長諸將將兵誅明智既  
豐臣秀吉時為根津守率行長諸將將兵誅明智  
既併六十六州皆無秀吉平定諸州日本百姓至今  
不安又問秀吉既平了六十六島便可自王如何又  
知信長尚且篡奪朝鮮一時代奏彼豈不後再犯答

朝封号人心方服故特未请封又问南国既称天皇  
又称国王不知天皇即是国王否答天皇即国已为  
信长所殺又问南既如此当奏请许南封南当与昏  
差日本去報平行長速故令關白整備册使船隻館  
舍及一志恭候礼儀一有不度封仍不待答守候已  
久件件不敢輕易有違大朝之命既遊學到釜山兵  
西即返海回家行長守侯大使安已上旨不軍同如  
安答然事二家傍宜  
不能預收也安為志情辭俱封呈明主云平壤四年正月明主茂日本  
封事時礼訃茂日本原有王永德存亡關白或号擬

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置授指揮啣賞  
發有差明主意准日本上另給金印行長准授都督  
貪事已總督傳詢行長措措且日本王見住山城  
有文錄三年曆可证多小西飛稱國王為信長所殺  
且異乃多違鎮都御史李化竟疏文可疑王可慮倡  
日本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估請從礼訃量封亦  
古順化王蘇遣以惟致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國  
自与行長不相能可用魯仲連詢燕將計時封使已  
究竟不從頃日本監管陳雲鳴報熊川島日本船三  
十六号業起行飯桑石星逐信封事必成矣記崇明主

方准信率定封王之儀命工鑄日本國王金印一顆  
并封冕法服約賈數萬金命遣臨使侯季言恭子宗  
城為正使都指揮揚方亨為副使賈兼命印章封秀  
吉為日本國王其詔曰聖神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  
尊親帝命博博暨海隅日出國不辜俾昔我皇祖施  
育多方龜鈕竟章遠錫扶桑之域貞砥大義采施鎮  
國之山嗣以海波之拂倘致凡古之隔當茲盛際宜  
續華彝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  
一介之使欣慕未回此印可呈之禮懇戒內附情既  
堅於恭順思可勤於柔懷茲特封爾為日本國王錫

之詔命於歲寔賈芝亟衰致衰於海表凡行并服固  
藩衛於天朝爾其念臣職之古修恪循要束感皇恩  
之已厚無替欽誠祇服備言永遵邑教欽哉後頒告  
諭文曰皇帝勅諭日本國王平秀吉朕恭承天命君  
臨萬邦豈獨又安中華將使薄海內外日月照臨之  
地固不常生而後心始歸也爾日本平秀吉頃和兵  
于朝鮮夫朝鮮我天朝二百年恪守職貢之國也昔  
急於疾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之殺伐用張  
帛非朕意迺爾將豐臣行長遣藤原如安未與陳稱  
兵之未由本為乞封天朝於朝鮮轉達而朝鮮隔越

色敢不肯為通輒爾觸冒以頌天兵既悔禍矣今選  
選朝鮮王子送回朝鮮王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由前  
請經略諸臣前後為爾稱奏而爾卒復犯朝鮮之晉  
州情屬反覆朕遂報罷通者朝鮮國王李昭為爾代  
請又奏釜山倭卒任年無諱再俟封使具見恭謹朕  
故特取藤原如安未嘗令武群臣會集闕庭忝審始  
末并訂原約三事自今釜山倭卒不致送回不敢留  
住一人既封之後不敢別求貢市以啓事端不敢再  
犯朝鮮以失和好披露情實果爾恭做朕是以推心  
不疑嘉與有善回勅原差遊擊阮惟敬前去 釜山

宣諭爾卑盡敵國特遣後軍都督府僉各署都督  
僉事李守城為正使五軍官右副將九軍都督府署  
都督僉事楊方亨為副使持節齎誥封爾平秀吉為  
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敕服陪臣以下亦各量授  
官職用傳恩賚仍詔告爾國人俾奉爾號令毋得違  
越也居爾工也統爾民蓋自我也起矣皇帝錫封爾  
國迄今再封可謂曠也之盛典矣自封以後爾其恪  
奉王約永肩一心以忠誠報天朝以信義睦諸國附  
近夷卑務加禁戢毋令生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  
又事微個離棄本業當加意撫綏使其父母妻子得

相完聚呈爾之所以仰體朕意而上答天心者也至  
 於貢獻因爾恭誠但我已悔將吏惟知戰守凡出  
 沒玉石雖分效順既望朕豈責報一切免行俾絕後  
 恭迓守朕年勿得有違天鑒孔嚴玉章有赫欽哉故  
 諭明主所贈紗帽一頂全辰角金箱犀角帶一條常服  
 羅羅一套大紅做金肩背麒麟口領一件青袴履一  
 件係貼裏一件皮弁冠一副七旒皂領紗皮弁冠一  
 頂旒珠全玉圭一枚袋全五章冠也紗皮弁服一套大  
 紅素皮弁服一件素白中單一件色全素前後裳一  
 件色全素蔽膝一件色全色粒色綿履一件色全

全瑪紅白素大帶一條大紅素紵絲帛一雙全襪丹襪紅  
 平羅絹金夾包袂四條紵絲二匹黑絲花一匹深青  
 素一匹羅二匹黑線一匹青素一匹白縠絲布十匹  
從明王所贈以下松隣交徵又頒二使徽及沉惟敬  
各引肥而達地成百氏哉  
 又頒二使偷及勅三事名要通行冊使前駐三浪江  
 必奎山管冊一人不留有朝鮮王奏到然後渡海往  
 封馬猶恐未安後委兵備副使楊鎬往勸的實回報  
 行事惟放以日本前所遺金已不敢交請留作日本  
 使市買之直中國貴貨惟其所欲時常師朝覲官軍  
 集觀宗城出使送路竦笑奪日獨惟敬心有不然蓋



惟故初為石星建此儀布已為冊使及不與大夫望  
常城紙袴子慢侮惟故、亦駐京城且惟故許我  
七事知非一封可了前儀三約決要一人不留令揚  
鈞勅矣朝鮮奏報方作往封比皆奉有欽依平壤四  
同京城尋至漢城連發使臣我度海頂背相望於是  
我師先撤熊川教城及巨濟場門獲津浦尋備化以  
示信且曰恐如平壤見欺明使連入我營多悉如約  
懲交錄楊鎬亦致尺曰欽差經理朝鮮軍務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楊鎬咨爾平秀吉大明皇帝曰朝鮮王  
代爾情封嘉爾恭順不忍爾兩地之相戕傷天朝用

遣使臣度海勅封爾秀吉為日本王爾得批有卷号  
惟長諸島自宣街戴皇恩韜戈脩德以崇爾餘年貽  
慶爾幼子斯為永固爾後居爾既遠敢違制背盟以  
朝鮮禮文為辭又復侵占釜山機張之間乎今朝鮮  
卦告皇帝震怒已遣遣使臣吏置兵訃總督別設經  
畧經理與問罪之仰於海上爾度爾之力即抗朝鮮  
且勝負雖心若天朝視爾日本即爾六十六島中  
之一島耳况爾既受王封已為臣屬臣與君抗天理  
不容神明且誣之昨事爾國地大動搖此其兆也尚  
下安靜祈福而欲日尋干戈乎爾已六十餘歲壽年

我何子未十齡孤弱何時各島之百俱覩爾之際  
多彼仇報怒之奉爾不納兵安安人情乃使倭  
將推兵于外一旦諸島四交蕭牆禍起即請正端將  
各思為君豈肯久居爾下將來又豈肯居爾子之下  
者以理勢論之爾不如逆行罷兵脩好朝鮮憑藉天  
朝之威靈然消諸島之睚睨其前所乞朝廷之爾也  
今有何事可明白奏未朝廷量包朝鮮視爾與朝鮮  
皆為臣子無必偏重爾若不自悔禍任爾以數十百  
萬壓朝鮮在天朝仁恩極瀕危心待廷亦不遠勒大  
兵但初馬步十萬擄釜山助朝鮮之順福浙水兵十

萬分兩道以接船從南海之爾秀吉見于島沙蓋且  
向山城居安在也爾其慎思之新交徵各引肥八月  
楊方亨國兵劄劉付先到釜山而日本近迫不即  
撤方請上使人多疑之石星信惟故言意日本無異  
情又急於退兵屢促宗戚而去雖群議多異而星奮  
矣以勇當之九月寧城徑至釜山行長不即來見又  
言將往後爾石白定奪然後迎遣使乃去德必自夏徂  
冬石星日使二使渡海不日凡廟不順則曰宮殿未  
成不日禮節未備則曰不可不加慎重於是訛言藉  
藉危疑已則星憂之復羞大同守備都司常在軍騎

往奎山釋聽雀回備陳日本情衷約難則封事不可  
徑行是不然之復遣家人張竹王脚子于四月渡海  
見日本亦遣通事委國女報故信封事決成至十二  
月十一日惟放又私令探日本每官吳邦彦等恠違  
東寬尊官馬及京言選鋒馬二百七十七匹實記作  
蟒玉聖  
善殿及地回武經 皆送下船 癸亥日本南戈崖喂養  
又說紅馬三百  
云備從人騎用實以日本無好馬配鞅鬮而也是故  
言為益也 平壤錄  
實記

野史卷二百八十三終

